

孟雲嶠譯

政治原理與經濟原理之關係

政治原理與經濟原理之關係

著 爾 柯

譯 嶠 雲 孟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 譯者序言

英國現在學術界的政治與經濟原理，大概還保守着傳統的所謂正統派思想。

我們對於學問持一種嚴正態度的人們，都承認所謂學問或理論者並不是智慧上的遊戲，和身體上的遊戲打球一樣，而是人類實際生活上的眼睛或指導。人生是離不開具體的客觀環境的，而客觀環境又在無時或息地變遷，所以能對人生發生真的作用的學問或理論——尤其是政治經濟——也必須針對着客觀的環境而作合理的指導與判斷。在英國今日的學術界，在經濟上能跳出傳統的範疇而多少持一種合理的態度的，有劍橋大學的道布(Maurice Dobb)與牛津大學的柯爾(G. D. H. Cole)，斯揣測(John Strachey)雖然不是專門的經濟學家，最近也著了一本很值得一讀的書，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論(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Crisis)。

在政治學上，能對現代社會持點合理的態度的，要算倫敦大學的教授拉斯基（Lasli）和麥克摩勒（John Macmurray），前者有點是科學的，後者是純粹一位哲學家，立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作主張。

在倫敦的時候，常和韜奮先生談到中國學術界的貧乏，一般青年除非運氣好，得了一位富有資產的父親，或者另外有什麼宏運，而得把外國文弄得精通，又得到外國求學的機會，幾乎很難澈底瞭解現代世界的學問的可能。因此，我們會幾度計畫，想把我們能力所能及的哲學政治經濟以及歷史的範圍以內，選多少種大家公認的精彩的小著作，有計畫地翻譯一番，作為中國今日作社會研究者的一點基礎。這種計畫將來能做多少，大部份全靠韜奮先生的努力；不過我相信大家若是能有計劃地作去，而且作得好的話，的確可算我們一部分智慧工人對於中國的貢獻。

寇爾這本小書是有相當的學術上的價值的，初讀政治經濟的人若是能一字不

漏地精讀一番，可以對於近代的政治與經濟原理的根源得個大致的概念。當然學者最好能先讀一下各家最重要的名著，然後再以這本偏重於批評的小書貫串一下，瞭解得自然更透澈。不然在未讀各家的名著以前，讀讀這本小書，也可以作一個很精彩的導言。他的主要任務在批評近代的四大派的政治經濟思想，老實說近代的政治經濟思想家雖然很多，實在也逃不出這四種方式。關於第一派絕對主義者，學者至少必須讀盧梭的民約論 (Social Contract) 和康德的倫理玄學的基  
本原理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s of Ethics)，這兩者都是百頁左右的小書。若是學者想知道康德的具體政治思想，最好再翻一翻哈斯特 (Hastie) 編譯的康德之政治原理 (Kant's Principle of Politics)，這是搜集康德的幾篇政治論文而成的，不似其他的大著作那樣難懂。關於第二派的黑格爾主義，學者最好讀一下黑格爾的正義之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Right)，或者再讀一下黑格爾的現代最好的繼承者與解釋者鮑山揆 (Bosanguet) 的國家之哲

學的原理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第三派功利主義 當然最重要的是邊沁的道德與立法的原理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和他的政府論文 (Fragment of government)、若能再讀下米爾 (J. S. Mill) 的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和他的自由論 (On Liberty) 以及費邊論文 (Fabian's Essays) 的話，更可以看出這派的發展。第四派馬克斯主義，最好就一讀馬克斯與恩格斯合作的共產黨宣言以及現在收入『現代叢書』 (Modern Library) 的馬克斯資本論節譯 (Marx: Capital, etc)，這是美國的伊斯提曼 (Max Eastman) 編的。

關於寇爾的思想，我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他在這本小書裏太偏重於政治及經濟原理的相對論——這當然大部份是對的——，他的意思是說，在不同的客觀環境之下就應該有不同的政治及經濟原理。學者若是不加深思，一接受了這種主張就會變成一種懷疑論，那是斷喪『人生之活力』的最危險的『思想之歧途』！事

實上，某種意義的政治經濟的相對論是對的，可是這種相對論並不是漫無限制的隨便思想，隨便作主張！寇爾在第二章最後的一段，提到『應當』（Ought）是政治學與經濟學上必不可缺的觀念，我們應當在某環境之下選擇那許多可能的辦法中的最好的一種，最合於人生之目的的一種，他名之曰『價值的判斷』。結果他似乎承認『正義』的目的論（Teleological conception of right），而說『正義』的內容是相對的，變化的。然則在人生的及社會的進程中，我們時時都有一個價值的判斷，斷定什麼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好的，什麼是我們應當避免的壞的。這種判斷是否需要一個標準呢？這個標準自然不應該是各個人根據各個人的私利觀念，或嗜好而定的；它必須是有理性的人類所共認的。那麼康德方式的絕對標準（自然不一定只能用康德的方法）也多少有些真理。那就是說，我們在變化的環境上應有內容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原理，而這種相對的理論可必須合於人生的目的。那麼，理論對於變化的環境說是相對的，對於人生的目的是絕對的。況且變化的環境是

客觀的，環境變化了以後自然不能再用以前那種不同的環境上的理論，但是在此時此地的環境上總應該有一種理論是最好的，最適於當時的環境以及人生之目的；那麼這種理論從歷史上以往的理論講有些是相對的，在此時此地是絕對的！

最後對於我所譯譯的名詞上也應該略有說明，以便於讀者的瞭解。Right 在當名詞用的時候我就譯成『正義』，在當形容詞的時候我解成『正當的』，與 duty 對舉的時候譯成『權利』與『義務』。有人把 Justice 譯成『正義』，當然不對，Justice 是『公道』。黑格爾用大寫 I 的 Idea，中國有許多人譯成『理念』，或者小寫 i 的便譯成『觀念』，我以為第一個字母的大寫或小寫似乎不應該譯成不同的名詞，而使上下文不連貫，所以我的辦法，Idea 譯成『觀念』而加上『I』的符號，idea 就譯成觀念而無『I』的符號。Value 和 Price 在英文的普通談話中也常混用，不過在學術上有時有不同的意思。我便把 Value 譯成價值，Price 譯成價格。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於牛津。



# 目錄

譯者序言

原序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絕對主義者的主張	一八
第三章	黑格爾主義	三六
第四章	功利主義	五三
第五章	馬克斯主義	七五
第六章	政治科學	九五
第七章	結論	九八

## 第一章 緒論

經濟原理與政治原理是兩種關係很密切的科目，不過現在大概都是分開研究的，甚或覺得他們彼此沒有關係。即使在牛津大學，戰後開設了哲學政治經濟科，通常稱之曰『近代學科』(Modern Greats)，目的在把政治經濟以及他們的哲學背景聯繫在一起，然而實際地教授起來仍然很難指出他們的明確的關係。各科都是被不同的教員當作分離的學科去教，他們很少彼此商議如何使他們聯繫在一起。這或者也不是多奇怪的，因為至少在英國這兩科已經趨向於分離而不重視他們的聯繫。這種教授上的因襲，是產生於實際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特別是產生於一個時期的政治與經濟情形，在那個時期政治與經濟都鑄成了一定的形式而產出了現在的界劃，現在的學術界還是以那個為基礎。十九世紀，尤其是在英國，學

術界對於政治經濟的主要理論都受了那個時代的影響，大家認為國家不應該干預經濟範圍以內的事，政治應該盡可能的力量與經濟系統分開。在這個歷史進化的階段上，我們名之曰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經濟的或實業的理論都着重於經濟生活應該離政治而獨立，而政治的理論也認為國家應該管理實業活動以外的事。大家認為政治與經濟各有他們自己分離的定律，適用於他們不同的範圍以內。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雖然未能被完全抹煞，不過大家認為他們的關聯是例外的，使他們的關聯降低到最低限度，很少有人在此兩科的基本上重視他們的關聯的。

自然，這種主張並不是未受人攻擊的。在全十九世紀之中它不斷地受社會主義學者們的攻擊，從法國的聖西門 (Saint-Simon) 與英國的歐文 (Owen) 而馬克思 (Marx) 恩格斯 (Engels)，以至列寧 (Lenin) 與韋伯 (Sidney Webb)。在另一個極端上，他也受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理論家的挑戰，從政治學上的黑格爾

(Hegel) 與經濟學上的李斯蒂 (Friedrich List) 以至現代的法西斯蒂與經濟的國家主義。經濟學者之中，米爾 (F. S. Mill)，尤其在他的晚年，與馬沙爾 (Marshall) 都很遲疑地對於那種主張發生過疑問；政治學者之中，那些發揮格倫 (T. H. Green) 的學說的，和瓦拉斯 (Graham Wallas) 還有許多別人，也都發生疑問。但是除了這些例外，政治與經濟應該分離的主張，確實佔據了十九世紀之大部份的主要思潮，成了學術界的正統思想。這種思想直到現在在學術的範圍以內還是佔着優勢，雖然實際的環境上已經不容許了。

感謝歐洲大陸上的社會學的理论之發達，這種政治原理與經濟原理的離婚，並未如在英國的完全分離。尤其是在德國，許多經濟與政治的學者們都採取了一種社會學的研究法，想把這兩種社會的研究弄到一個公共的原理之下。其次在法國也如此，這是要感謝孔德 (Auguste Comte) 迄今未衰的勢力，與以後的達特 (Tarde) 杜坎木 (Durckheim) 以及其他的社會學者。馬克斯的影響在大陸各國

遠勝於在英國；馬克斯主義和各種形式的馬克斯主義都是着重於經濟與政治問題的基本聯合。

即便在英國，雖然學術界仍然因襲着這兩科的分離，却也已經很明顯地與實際的問題不合了。因為在實際上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地研究，雖然原理有點適合於十九世紀，現在已經完全不適用了。現在的許多問題雖然仍有他們的政治的與經濟的方面，在理論的研究上可以勉強把他們分開看，但是我們絕不能說某某事，或某某問題，是純粹政治的，另外一些是純粹經濟的。在事實上，政治的活動大概都是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我們雖不能說一切事情都是經濟的，不過沒有那一個政治上的重要問題不含有重要的經濟性。

在歷史上這常常是事實。因為在各階段的社會上的政治活動都必須與財政上的費用相關聯，這就必須給他們一個經濟的方面。人人都知道「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這個名詞是研究公共收入與支出的經濟事宜的，這也就是

爲什麼名之曰『政治經濟學』的原因。許多從前的經濟學者並非完全從賦稅上及有影響於賦稅的條件上研究國家的財富，亞當·斯密司 (Adam Smith) 的先輩斯徒瓦德 (Sir James Stewart)，就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子。亞當·斯密司被認爲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而事實上他的主要貢獻是在使經濟學更不是政治的，他的全部的國富論 (Wealth of Nations) 是預備從『政治經濟學』過渡到『經濟學』而不要那個形容詞的。這個名詞上的改變，意義非常重大，不但是那些經濟學家想把各種的『財富』當作他們研究的範圍，而不限於國家的收入；並且使他們改變了態度，以爲經濟學是政治範圍以外的科學。賦稅，從前是『政治經濟學』的中心題目，現在已經僅僅成了新『經濟學』裏的一科；而經濟學建立在一個假設上，以爲財富的生產是不大與政治相關的，它服從經濟本身的『自然』律，這種定律異於政治行動上的定律，並且比政治定律更客觀些。

正統派的經濟原理主要的是建築在放任主義上的，雖然他們有時也承認國家

干涉經濟範圍以內的事的必要，然而在大體上他們認定了經濟的秩序是離政治的秩序而獨立的，國家對於經濟上的干涉是破壞或阻礙獨立的經濟秩序之工作。你可以讀了好久正統派的經濟學——純理論的——而不見有國家這個集體的存在，雖則國家是在保持着建築在財產關係上的經濟秩序，這在事實上是他們所始終默認的。正統派的經濟學自認爲立下了不受國家的干涉的自然律，偶爾的國家干涉只能使經濟律的進行上有所改變，而不能完全廢除那些定律；其實正統派的經濟學只是在國家干預經濟組織，維護私有財產的制度之下，才能立定了他們的定律。換句話說，就是在某一種的國家干涉之下的定律，而不是在另一種其他的國家干涉之下的。

所以正統派經濟原理所共同承認的基本原理，就是私有財產與私有收入的存在，這是『交換經濟』(Exchange Economy)的基本假設，而根據之以作分析。但是私有財產與私有收入並不完全是國家所創造的，而是在現在的國家形式

以前即存在的，不過，國家在現代的世界上，却是必不可免的私有財產及私有收入  
 的保護者，這便是他們所假定的現在社會；除非國家是現代形式的私有財產的  
 保護者，正統派經濟學的分析是不能存在的。

\* \* \* \* \*

現在我們再講十九世紀以來的政治原理的發展。政治原理不像經濟原理似的  
 沿着一條清楚的路線發展。因為在政治學上理論與實踐的聯繫比在經濟學上更  
 遠。從現代的開始在政治原理上即有三大派思想的基本爭辯——第一派是各種立  
 足於『人權』(Rights of Man)的學者們；第二派即功利主義者(Utillarians)；  
 第三派即唯心論者(Idealists)。人權學派佔據了十八世紀的革命思想，想從人類  
 的本性裏推出某種的天賦人權，只要是人類即應該絕對賦有的。另一方面，從邊  
 沁(Jeremy Bentham)以下的功利派學者們，斥絕對人權為胡說，邊沁以為天  
 賦人權是『架空的胡說』(Nonsense upon Stilts)。這一學派的思想以為政治



制度的唯一裁判即是『權宜』(Expediency，譯者按：此字有『方便』或『便宜』之義，以後皆譯作『權宜』)。但是何者爲權宜，必須使人們先知道什麼是權宜的。所以必須有一個原理作政治行爲的裁判標準；這就是邊沁以來的『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在實行上人權主義者與功利主義者常常在一個陣營裏，雖然他們的基本原理不同；因爲他們都是反對特權者的利益與因襲的。最後一派在哲學的基礎上是從白克(Burke)至黑格爾的唯心論者，和後來的黑格爾學派，法西斯蒂(Fascists)，唯心論者都着重於社會的團結，認爲國家是一個集團的實體，反對其他兩派的個人主義；他們的社會團結的理論，常在表面上很像和社會主義相類。例如保守黨在表面上好像比過激派(Radicals)更近於社會主義，因爲他們着重於國家的要求，以國家爲一個實體，而反對看重分離的個人或人民。但是在事實上唯心論者社會團結的主張，正是社會主義的反面；因爲社會主義的主要主張是人類的平等，而